

乃齊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封十郡  
為宣城王進位相國置僚屬選百官建康城平  
以真為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高祖天  
監元年出為宣城太守尋入為散騎常侍領右  
驍騎將軍六年出為平西始興王長史南郡太  
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遺財悉推者  
弟八年起為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  
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豐城縣公居州  
甚有威惠為邊人所悅服十二年以本號還朝

除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領豫州大中  
正十五年出為信武將軍安西長史江夏太守  
十七年入為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遷左  
衛將軍領前軍將軍俄出為明威將軍吳興太  
守在郡復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  
通三年入為散騎常侍領右驍騎將軍轉大府卿  
常侍如故以公事免未幾優詔復職五年遷中護  
軍六年大舉北伐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  
刺史湛僧智歷陽太守明紹世南譙太守魚弘

晉熙太守張澄並世之驍將自南道伐壽陽城未克而遽卒乃加宣使持節馳驛代邃與魏將河間王元琛臨淮王元或等相拒頻戰克捷尋有密敕班師合肥以休士馬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高祖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之等稍進宣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宣軍後宣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下凡降城五

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米二十萬石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為南豫州以宣為使持節都督豫州緣淮南豫霽義定五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豫南豫二州刺史壽春久離兵荒百姓多流散宣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頌之民戶充復大通二年進號平北將軍三年卒於州鎮高祖聞之即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諡曰襄州民夏侯簡等五百人表請為宣立碑置祠詔許之宣為人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

辯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內史辭曰宜  
侍御坐高祖謂宜曰夏侯溢於卿疏近宜荅曰  
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宜已疏乃曰卿儻人好  
不辯族從宜對曰臣聞服屬易踈所以不忍言  
族時以為能對宜歷為六郡三州不修產業祿  
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  
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  
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  
侯妓衣也宜二子誼損誼襲封豐城公歷官太  
子舍人洗馬太清中侯景入寇誼與弟損帥部  
曲入城並卒圍內

蔓字季龍宜弟也起家齊南康王府行參軍中  
興初遷司徒屬天監元年為太子洗馬中舍人  
中書郎丁父憂服闋除大匠卿知造太極殿事  
普通元年為邵陵王信威長史行府國事其年  
出為假節征遠將軍隨機北討還除給事黃門  
侍郎二年副裴邃討義州平之三年代兄宜為  
吳興太守尋遷假節征遠將軍西陽武昌二郡

太守七年徵爲衛尉未拜改授持節督司州諸  
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八年敕  
夔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閭將軍任思祖出義  
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二關克之是時譙州刺  
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  
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  
自武陽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以  
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夔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志  
欲降公不願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

將爲合募人不可御之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  
犯令受降納附深得其宜於是夔乃登城拔魏  
幟建官軍旗鼓衆莫敢妄動慶和束兵以出軍無  
私焉凡降男女口四萬餘人粟六十萬斛餘物稱  
是顯伯聞之夜遁衆軍追之生擒二萬餘人斬  
獲不可勝數詔以僧智領東豫州鎮廣陵夔引  
軍屯安陽夔又遣偏將屠楚城盡俘其衆由是  
義陽北道遂與魏絕二年魏郢州刺史元願等  
請降高祖敕郢州刺史元樹往迎願達夔亦自

楚城會之遂留鎮焉詔改魏郢州爲北司州以  
夔爲刺史兼督司州三年遷使持節進號仁威  
將軍封保城縣侯邑一千五百戶中大通二年  
徵爲右衛將軍丁所生母憂去職時魏南兖州  
刺史劉明以譙城入附詔遣鎮北將軍元樹帥  
軍應接起夔爲雲麾將軍隨機北討尋授使持  
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六年轉使持  
節督豫淮陳顓建霍義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  
豫州積歲寇戎人頗失業夔乃帥軍人於蒼陵

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  
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者是夔  
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  
之有州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在州七年  
甚有聲績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  
並服習精強爲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  
羅縠飾金翠者亦有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勢  
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大同四  
年卒於州時年五十六有詔舉哀贈錢二十萬

布二百匹追贈侍中安北將軍諡曰桓子譔嗣  
官至大僕卿譔弟譔少麤險薄行常停鄉里領  
其父部曲為州助防刺史蕭淵明引為府長史  
淵明彭城戰沒復為侯景長史景尋舉兵反譔  
前驅濟江頓兵城西士林館破掠邸第及居人  
富室子女財貨盡略有之淵明在州有四妾章  
於王阮並有國色淵明沒魏其妾並還京第譔  
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

三百一

梁書傳二十二

十三

德裕

常為軍鋒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常語人曰我  
為郡所謂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麋鹿盡田中  
米穀盡村里民庶盡丈夫生世如輕塵栖弱草  
白駒之過隋人生懼樂富貴幾何時於是恣意  
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窮一  
時之絕遷為平西湘東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  
太守卒官

韋放字元直車騎將軍叡之子初為齊晉安王  
寧朔迎主簿高祖臨雍州又召為主簿放身長

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天監元年，爲盱眙太守，遷除通直郎，尋爲輕車晉安王中兵參軍，遷鎮右始興王諮議參軍，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永昌縣侯，出爲輕車南平王長史、襄陽太守，轉假節、明威將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六年，大舉北伐，以放爲貞威將軍，與胡龍牙會曹仲宗進軍。七年夏，侯景攻黎漿，不克。高祖復使帥軍自北道會壽春，城尋遷雲麾。南康王長史尋陽太守放累爲藩佐，並著聲績。

普通八年，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爲明威將軍、帥師會之。魏大將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一軍所杖，放令洵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流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於是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軍遂退，放逐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乞佛寶、費穆等衆五

萬來援放率所督將陳度趙伯超等夾擊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放乃登城簡出降口四千二百人器仗充牣又遣降人三十分報李粲費穆等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略盡擒穆弟超并王偉送於京師還爲太子右衛率轉通直散騎常侍出爲持節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徙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增封四百戶持節將軍如故在鎮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諡

曰宜侯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睦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卧起時稱爲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恤之及爲北徐州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長子粲嗣別有傳史臣曰裴邃之詞采早著兼思略沈深夏侯亶之好學辯給夔之奢豪愛工韋放之弘厚篤行

並遇主逢時展其才用矣及牧州典郡破敵安邊威著功績允文武之任蓋梁室之名臣歟

列傳第二十二

梁書二十八

梁書傳三十一

十六

漢

梁書

列傳

三十三卷  
廿九之廿五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第二十三

梁書二十九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高祖三王

高祖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太宗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績阮脩容生世祖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淑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葛脩容生武陵王紀綜及紀別有傳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高祖第四子天監八年封

梁書傳三十三

二

卷三十三

南康郡王邑二千戶出為輕車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進號仁威將軍績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輒詰之便即時首服衆咸歎其聰警言十六年徵為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七年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在州著稱尋有詔徵還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詣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州任優詔許

進號北中郎將普通四年徵爲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丁董淑儀憂居喪過禮高祖手詔勉之使攝州任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羸瘠弗堪視事大通三年因感病薨于任時年二十五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謚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慾居無僕妾躬事約儉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

子會理嗣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爲高祖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年十五拜輕車將軍湘州刺史又領石頭戍軍事遷侍中兼領軍將軍尋除宣惠將軍丹楊尹置佐史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北兗北徐青冀東徐譙七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討至彭城爲魏師所敗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京邑會理治嚴將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欲

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侯景遣  
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高祖手敕召會理其僚  
佐咸勸距之會理曰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  
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  
豈得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  
都圖之肘腋吾計決矣遂席卷而行以城輸紹  
先至京景以為侍中司空兼中書令雖在寇手  
每思匡復與西鄉侯歡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  
時范陽祖皓斬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

三石卅

梁書傳三十三

三

高暉

為內應皓敗辭相連及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  
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往晉熙京師虛弱會理  
復與柳敬禮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  
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舊兵三千  
餘人昨來相知克期響集聽吾日定便至京師  
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耳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  
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為也敬禮  
曰善因贊成之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自丹  
陽至于京口靡不同之後事不果與建安侯通

理並遇害通理字季英會理第六弟也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而能言見內人分散涕泣相送通理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爾通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傷感為之停者三人焉服闋後見高祖又悲泣不自勝高祖為之流涕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為奇士大同八年封建安縣侯邑五百戶通理性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

孔文舉墓并為立碑製文甚美太清中侯景內寇通理聚賓客數百輕裝赴南兖州隨兄會理入援恒親當矢石為士卒先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為質乞師行二日會侯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會理因為所獲紹先防之甚嚴不得與兄弟相見乃偽請先還京得入辭母謂其姊安固公主曰事既如此豈可合家受斃兄若至願為言之善為計自勉勿賜以為念也家國阽危雖死非恨前途亦思立効但未知天

命何如耳至京師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  
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其故不受通理  
曰後當見憶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通理奔長  
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應賊者因間劫會  
理其衆遂駭散為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  
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廬陵威王續字世訢高祖第五子天監八年封  
廬陵郡王邑二千戶十年拜輕車將軍南彭城  
琅邪太守十三年轉會稽太守十六年為都督

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江州刺史普通元年徵  
為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續少英果膂力絕  
人馳射游獵應發命中高祖常歎曰此我之任  
城也嘗與臨賀王正德及胡貴通趙伯超等馳  
射於高祖前續冠於諸人高祖大悅三年為使  
持節都督南徐梁秦沙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南  
徐州刺史七年加宣毅將軍中大通二年又為  
使持節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  
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續多聚馬仗

畜養驍雄金帛內盈倉廩外實四年遷安北將軍大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郢司雍南北秦梁巴華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中大同二年薨於州時年四十四贈司空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鼓吹一部諡曰威長子安嗣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也少聰穎博

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邑二千戶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輕車將軍會稽太守十八年徵爲信威將軍普通元年領石頭戍軍事尋爲江州刺史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兖州坐事免官奪爵七年拜侍中大通元年復封爵尋加信威將軍置佐史中大通元年爲丹陽王四年爲侍中宣惠將軍揚州刺史以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通以事啓聞綸知之令客戴子高於都巷刺殺之智通

子訴于闕下高祖令圍綸第捕子高綸匿之竟  
不出坐免為庶人頃之復封爵大同元年為侍  
中雲麾將軍七年出為使持節都督郢定霍司  
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遷為安前將  
軍丹陽尹中大同元年出為鎮東將軍南徐州  
刺史太清二年進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眾討景將發高祖  
誠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一戰即殄當  
以歲月圖之綸次鍾離景已度採石綸乃晝夜

三冊一

梁書傳二十三

本

章

兼道遊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  
二遂率寧遠將軍西豐具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  
步騎二萬發自京口將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  
大道必與賊遇不如逆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  
綸從之眾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為三道攻綸綸  
與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翌日賊又來攻相持日  
晚賊稍引却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  
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軍遂潰綸至鍾山眾裁  
千人賊圍之戰又敗乃奔還京口三年春綸復

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于驃騎洲進位  
司空臺城陷奔禹穴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  
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為假黃鉞  
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廳事為正  
陽殿數有災怪綸甚惡之時元帝圍涪王譽  
於長沙既久內外斷絕綸聞其急欲往救之為  
軍糧不繼遂止乃與世祖書曰伏以先朝聖德  
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為國政實亦  
家風唯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敢旨喻共承無改  
且道之斯美以和為貴况天時地利不及人乎豈  
可手足眩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專情先訓以  
幼陵長湘峽之內遂至交鋒方等身遇亂兵斃  
於行陣殞于吳局方此非冤聞問號怛惟增摧  
憤念以兼悼當何可稱吾在州所居遙隔雖知  
其狀未喻所然及屆此藩備加覲訪咸云譽應  
接多替兵糧閉壅弟教亦不悛故與師以伐譽  
未識大體意斷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思不能  
禮爭復以兵來請牆與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

不嗚呼既有書問雲帝傳流噴啗其間委悉無  
因詳究方今社稷危恥創三痛深人非禽虫在  
知君父即日大敵猶強天<sub>二</sub>未雪余爾昆季在  
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sub>一</sub>唯應剖必嘗膽泣  
血枕戈感誓蒼穹馮憑靈宗祀晝謀夕計共思  
康復至於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子憾須臾  
將奈國寃未逞正當輕重相推小大易奪遣無  
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密以理通識勉之今已  
喪鍾山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冰療寒苦  
以譽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効尤攸非獨罪幸  
寬於衆議忍以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禍仍構  
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  
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  
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汴外者  
正爲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代景  
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sub>效</sub>魏徒聞此何快  
如之又莊鐵小堅作亂久挾觀寧懷安二侯以  
爲名號當陽有事充掣殊廢備境第聞征伐

復致分兵便是自於瓜州至于湘雍莫非戰地  
悉以勞師侯景卒承虛藉豐浮江豕突豈不表  
裏成虞首尾難救可為寒心甚事已切弟若苦  
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川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  
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癰西秦外同瘤腫  
直置關中已為咽氣況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  
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弘理正  
是採藉風謠博參物論咸以為疑皆欲解體故  
耳自我國五十許年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雖  
有逆難未亂豈一熙溥天率土忠臣憤慨比屋罹  
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衝冠裂帛咸欲  
刺刃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唱耳今人皆樂死  
赴者如流弟英略振遠雄伯當代唯德唯藝資  
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弟而  
誰豈得自違物望致招羣譴其間患難具如所  
陳斯理皎然無勞請箸驗之以實寧須確引  
所以間關險道出自東川政謂上游諸藩必  
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到九江安北

遂游流更上舍餽饋懸斷卒食並叔阻以菜色  
無因進取侯景方延歎息復緩誅刑倍增號憤  
啓處無地計瀟湘穀粟猶當紅委若阻弟嚴兵  
唯事交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即日萬心悽  
望唯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  
豁照茲途解汨川之圍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  
糧儲應贍軍旅庶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  
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懦兵寡  
安能爲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

何恨耿陳聞見幸無怪焉臨紙號迷諸失次緒  
世祖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  
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  
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疆威乃遣  
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  
僧辯綸軍潰遂與子確等十餘人輕舟走武  
昌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先在于外聞綸敗  
馳往迎之於是復收散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  
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聞之使鐵騎二百襲

綸綸無備又敗走定州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以龍祖荆鎮所任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綸之故吏聞綸敗開城納之綸乃修浚城池收集士卒將攻晉陵西魏安州刺史馬岫聞之報于西魏西魏遣大將軍楊忠儀同侯幾通率衆赴焉二年二月忠等至于汝南綸嬰城自守會天寒大雪忠等攻之不能克死者甚衆後李素中流矢卒城乃陷忠等執綸綸不爲屈遂害之投于江岸經日顏色不變自獸豈最近焉時年二十三百姓憐之

梁書傳三十一 十二 任達

爲立祠廟後世祖追諡曰攜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邑五百戶亦善草隸性頗庸短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蒲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卹士咸憤怨太清三年三月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等以繩引賊登樓遂陷堅遇害弟確字仲正少騷勇有文才大同二年封爲正階侯邑五百戶後徙封永安常在弟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

皆以爲狂左右或以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  
賊使汝知之除祕書丞太子中舍人鍾山之役  
確苦戰所向披靡羣虜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  
氣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反不以爲  
勞諸將服其壯勇及侯景乞盟確在外慮爲後  
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爲南中郎將廣州  
刺史增封二千戶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因  
欲南奔攜王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攜上流  
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謂石

珍曰侯景雖去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  
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其益也石珍曰敕旨如  
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攜王大怒謂趙伯超  
曰譙州卿爲我斬之當覺首赴關伯超揮刃眄  
確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於是流涕而出遂  
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啓高祖  
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  
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縊下城僅得至此高祖  
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可恨乃使確爲



詳於廊廟者也臣府兼記

稱鄉閭學兼文武服膺道素

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己志不自營年

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協

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秩

明求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

許郭雖無知人之鑒若守固無言懼

昔孔愉表韓續之才庾亮薦程

不齒二臣協實無慙兩士即召拜

湯之德臣

貽

知

惟

方

遠

然

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

尉守鴻臚卿兼外散騎常侍卿舍人竝如故大員

卒時年七十三高祖悼惜之手詔曰負外散

騎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

居白首不衰久在省闈內外稱善奄然殞喪惻

怛之懷不能已已傍無近親彌足哀者大殮既

畢即送其喪柩還鄉并營冢槨並皆資給悉

便周辦可贈散騎常侍令便舉哀諡曰温子協少

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

梁書

十一

卷正

度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  
食者音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  
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末  
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  
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  
布衣蔬食少時將姆嫁舅息女未成婚而協母  
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  
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屑嗣協博極羣書於  
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  
語十卷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也祖憑道宋海陵太子  
父超之天監初仕至員外散騎常侍摛幼而好  
學及長遍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起  
家太學博士遷左衛司馬會晉安王諱出茂石  
頭高祖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  
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  
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  
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爲詩讀後王出

仍補雲麾府記室參軍又轉平西府中記室  
王移鎮京口復隨府轉爲安北中錄事參軍帶  
郊令以母憂去職王爲丹陽尹起摛爲秣陵令  
普通四年王出鎮襄陽摛固求隨府西上遷晉  
安王諮議參軍大通初王摠戎北伐以摛兼寧  
夏府長史參贊戎政敎命軍書多自摛出天  
爲皇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直摛之體  
既別春坊盡學之曰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  
之終召摛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

直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  
論不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晉高祖甚加  
意摛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說謂所  
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爲之所遂  
承間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二郡以  
自怡養高祖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  
水任昉等竝經爲之卿爲我卧治此郡中大通三  
年遂出爲新安太守至郡爲治清靜敎民禮  
義勸課歲桑菽月之中風俗便改秩滿還爲

庶子加戎昭將軍是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  
即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已來初婚三日婦見  
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  
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戊寅丁丑之  
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貫太宗以問摛  
摛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  
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  
未審嬾今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  
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  
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者夫人乃妃姪女有  
異他姻覲見之儀謂應可改太宗從其議除太  
子左衛率太清三年侯景攻陷臺城時太宗  
居永福省賊衆奔入舉兵上殿侍衛奔散暮  
存者摛獨巖然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  
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  
以摛太宗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太宗  
後被幽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  
八長子陵最知名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機湘東王諮議參軍  
補沙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早見擢任乃  
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太清三年元帝命  
泉征河東王譽於湘州泉至長沙作連城以逼  
之譽率衆攻泉泉據柵堅守譽不能克泉因  
其弊出擊之譽大敗盡俘其衆遂圍其城久未  
能拔世祖乃數泉罪遣平南將軍王僧辯代泉  
爲都督僧辯至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貴陵助  
我經略賊不足平矣僧辯既入乃背泉而坐曰

鮑郎有罪今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因  
出令示泉鎖之牀下泉曰稽緩王師甘罪是分  
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乃爲啓謝淹遲  
之罪世祖尋復其任今與僧辯等率舟師東  
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爲  
刺史泉爲長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  
任約率精騎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蒲酒自  
樂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方雙陸不信曰  
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由得至旣而傳告者衆

始令闔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賊騎遂入城  
乃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  
於巴陵不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沈其屍于  
黃鵠磯初泉之為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  
得罪於世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  
又夢泉著朱衣而行水之又告泉曰君勿憂壽  
得免矣因說其夢泉密記之俄而復見任皆  
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四十卷行  
於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  
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  
者少蹈規矩故衛石靡餘論可傳屈賈無立  
德之譽若夫憲章游夏祖述回騫體兼文行  
於裴幾原見之矣

列傳第二十五

不書三十一

散騎常侍

思廉

撰

袁昂

子君正

袁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祖詢宋征虜將軍  
吳郡太守父顛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泰始初舉  
兵奉尋陽王子勛事敗誅死昂時年五歲乳  
媪攜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猶徙晉安至元徽  
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顛敗傳首京師藏於武庫  
至是始還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從兄彖嘗撫

梁書傳二十五

彖

視柳譬昂更制服廬于墓次後與彖同見從叔  
司徒粲粲謂彖曰其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  
自有所在齊初起家冠軍安成王行參軍遷征  
虜主簿太子舍人王儉鎮軍立為曹史儉時為  
京尹經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土謂昂曰卿必  
居此累遷秘書丞黃門侍郎昂本名千里齊永  
明中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騎在卿有之今  
改卿名為昂即千里為字出為安南都陽王長  
史尋陽公相還為太孫中庶子衛軍武陵王長

史丁內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豕卒昂  
幼孤爲豕所養乃制菴服人有怪而問之者昂  
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  
功他邦加制一等同巽有總明之典籍孤子夙  
以不天幼傾乾廕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  
沖人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  
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  
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  
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於己姊妹孤姪成就一

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既  
情若同生而服爲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者  
馬稜與弟毅同居毅亡稜爲心服三年由也之  
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情感慕  
常願千秋之後從服菴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  
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  
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 六罔慕之痛少申無已  
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  
行之君問禮所歸謹以諮白臨紙號哽言不識

次服闋除右軍邵陵王長史俄遷御史中丞時  
尚書令王晏弟詡為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  
劾奏不憚權豪當時號為正直出為豫章內  
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浪暴駭昂  
乃縛衣著柩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舡皆沒唯  
昂所乘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為建  
武將軍吳興太守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  
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高祖手  
書喻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

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  
狼顧一隅既未悉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勃振  
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啓  
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  
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橫陣  
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  
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况建業  
孤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  
勢不遠兼熒惑出端明太白以氏室天文表

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寔在茲辰且范岫  
申曹久薦誠款各率所由仍為掎角用沈法瑀孫  
朱端已先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  
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  
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為  
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  
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  
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不  
俊大軍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去補欲布

所懷故致今日昂蒼旨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  
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  
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  
偏隅一郡何能為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  
慰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  
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廢  
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  
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  
禮竊以一食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

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  
踏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於于心  
忘其所厝誠推理鑒猶懼威臨建康城平昂  
束身詣闕高祖宥之不問也天監二年以為後  
宗臨川王參軍事昂奉啓謝曰恩降絕望之辰  
慶集寒心之日焯以非喻萑枯未擬摳衣聚足  
顛狼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  
科調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  
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  
鄴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斷戮之  
人除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  
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  
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鴈直木故無結綬彈冠  
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  
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  
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毛之  
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屢

傳之... 禍空慕君魚保墳

師消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衆誰曰  
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祭  
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  
入楚遊陳天波旣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  
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何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  
知何地高祖荅曰朕遺射鉤鄉無自外俄除給  
事黃明侍郎其年遷侍中明年出爲尋陽太  
守行江州事六年徵爲吏部尚書累表陳讓徙  
爲左民尚書兼右僕射七年除國子祭酒兼僕  
射如故領豫州大中正八年出爲仁威將軍吳  
郡太守十一年入爲五兵尚書復兼右僕射未拜  
有詔即眞封尋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加侍中十  
四年馬仙琕破魏軍於朐山詔權假節節往勞  
軍十五年遷右僕射尋爲尚書令宣惠將軍  
普通三年爲中書監丹陽尹其年進號中衛  
將軍復爲尚書令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給鼓  
吹未拜又領國子祭酒大通元年加中書監給  
親信三千人尋表解祭酒進號中撫軍大將軍

遷司空侍中尚書令親信鼓吹並如故五年加  
特進左光祿大夫增親信為八十人大同六年薨  
時年八十詔曰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司空昂奄  
至薨逝惻怛于懷公器寓凝素志誠貞方端  
朝瘳理嘉猷載緝追榮表德寔惟令典可贈  
本官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二十萬絹布一百匹蠟二百斤即日舉哀初昂  
臨終遺疏不受贈諡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  
立誌銘凡有所須悉皆停省復曰吾釋褐從

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  
辱以此闔棺無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  
之際既闇於前覺無異於聖朝不知天命甘貽  
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戶自念罪私門階榮望  
絕保存性命以為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  
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  
北伐吾輒啓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既庸  
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  
瞑目畢恨泉壤若寃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

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雖是經國恒  
典在吾無應致此脫有贈官慎勿祇奉諸子累  
表陳奏詔不許冊諡曰穆正公

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得當世名  
譽頃之兼吏部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為邵陵王  
友北中郎長史東陽太守尋徵還都郡民徵士  
徐天祐等三百人詣闕乞留一年詔不許仍除豫  
章內史尋轉吳興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  
邵陵王赴援及京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莅事有

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于子悅攻  
之新成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吳陸映公等懼  
賊脫勝略其資產乃曰賊軍甚銳其鋒不可當  
今若拒之恐民心不從也君正性怯懦乃送米  
及牛酒郊迎子悅子悅既至掠奪其財物子女  
因是感疾卒

史臣曰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  
無革歲寒之心表千里命屬崩離身逢厄季  
雖獨夫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忠

節斯亦存夷叔之風  
天終爲梁室台鼎何其  
美焉

列傳第二十五

梁書三十一

卅七

梁書傳二十五

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第二十六

梁書三十二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陳慶之

蘭欽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而隨從高祖高祖性好碁每從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高祖東下平建鄴稍爲主書散財聚士常思效用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

二百十六

梁書傳二十六

一

本亭

以慶之爲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雋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二千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或率衆二萬來拒屯據陟 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築壘潯梁觀兵近境慶之進薄其壘一鼓便潰後豫章王棄軍奔魏衆皆潰散諸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追軍士得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

城相拒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  
轉東宮直閣賜爵關中侯大通元年隸領軍曹  
仲宗伐渦陽魏遣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等率  
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至馳澗去渦陽四十里  
慶之欲逆戰韋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  
若捷不足為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  
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  
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  
氣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營

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疑恐慶之請獨取  
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  
恐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據渦陽城與魏  
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  
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  
退師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  
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關心皆謀退縮豈  
是欲立功名直聚為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  
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

有密敕今日犯者便依明詔仲宗壯其司乃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滎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略盡滎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滎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高祖嘉焉賜慶之手詔曰本非將種又非豪家觖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竒略善克今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大通初魏北海王

元顥以本朝大亂自拔來降求立為魏主高祖納之以慶之為假節鳳勇將軍送元顥還北顯於渙水即魏帝號授慶之使持節鎮北將軍護軍前軍大都督發自鉅縣進拔滎城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相拒慶之攻之自且至申陷其三壘大千乃降時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城四面縈水守備嚴固慮冬命浮水築壘攻陷其城生擒徽業獲租車二千八

百兩仍趣大梁望旗歸款顥進慶之衛將軍徐  
州刺史武都公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坦勿昱西  
阿王元慶撫軍將軍元顯恭率御仗羽林宗子  
庶子衆凡七萬據滎陽拒顥兵旣精強城又險  
固慶之攻未能拔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牛  
遣其驃騎將軍小朱吐没兒領胡騎五千騎將  
曾安領夏州步騎九千援揚昱又遣右僕射尔  
水隆西荊州刺史王罷騎一萬據武牢天穆没  
兒前後繼至旗鼓相望時滎陽未拔去來皆恐

慶之乃解鞍秣馬宣諭衆曰吾至此以來屠城  
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略人子女又爲  
無筭天穆之衆並是仇讎我等纔有七十虜衆  
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  
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諸石無假  
狐疑自貽屠膾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  
休義興魚天愍踰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陣外  
合慶之率騎三千背城逆戰大破之曾女於陣  
乞降元天穆尔朱吐没兒單騎獲免收滎陽儲

實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武牢尔朱隆棄城  
走魏主元子攸懼奔并州其臨淮王元彧安豐  
王元延明率百僚封府庫備法駕奉迎顥入洛  
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爲侍中車騎  
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增邑萬戶魏大將軍上黨  
王元天穆王老生李叔仁又率衆四萬攻陷大  
梁分遣老生費穆兵二萬據武牢刀宣刀雙入  
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皆降款天穆與十餘騎  
北渡河高祖復賜手詔稱美焉慶之麾下悉著  
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謡曰名師大將莫  
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鉅縣至于洛陽十  
四旬平二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元子攸  
止單騎奔走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  
于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共  
立姦計將背朝恩絕賓貢之禮直以時事未安  
且資慶之之力用外同內異言多忌刻慶之心  
知之亦密爲其計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求伏  
尚多若人知虛實方更連兵而安不忘危須預